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安娜·卡列尼娜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庫



主编：刘以林

安娜·卡列尼娜

著者：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

译编：蔡长河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殂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·托尔斯泰(1828~1910),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列宁称他是一个“强烈的抗议者,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”,是“俄国革命的镜子”,认为他“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”。他一生著作甚丰,作品涉及人类思想的范围相当广泛而深刻。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,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:《战争与和平》(1865)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(1875)和《复活》(1899)。这些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永不磨灭的珍品,托尔斯泰也为此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灿烂的巨星。

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内容梗概是:卡列宁的妻子安娜年轻漂亮,在火车站与贵族青年沃伦斯基邂逅,两人一见钟情,并很快陷入热恋之中。他们为了得到真正的爱情和幸福,安娜离

开了丈夫和她亲爱的儿子，沃伦斯基则放弃了功名前程。他们不顾舆论的攻击，决定出走共同生活。一段时间后，沃伦斯基对安娜的爱情渐渐冷淡下来，安娜感到生活的绝望和痛苦。为了摆脱这一切，她倒在了火车的车轮之下，卧轨自杀。小说也同时描写了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姐吉提恋爱成婚的故事。作品对俄国贵族阶级及其道德习俗进行了深刻的批判，揭露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，详尽地描写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地主、农民、新兴资产者和商人等各阶层，广阔地反映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。

第一部



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

奥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。妻子知道丈夫和那个法国女家庭教师的暧昧关系后，声称再也不愿和丈夫住在一个屋里，这种局面已持续了三天。

第三天，奥布朗斯基照例在早晨八点钟醒来、伸手去取晨衣，这才清醒自己不是睡在卧室里而是在书房。他不由皱起眉头，叹着气，想起了和妻子吵架的情景……

一会儿，贴身老仆马特维进来，拿着衣服、靴子和一封电报。奥布朗斯基看了电报，知道妹妹安娜·卡列尼娜明天要来，随即精神一振，她的到来或许会使这个家庭重归于好。

奥布朗斯基用完早餐后，便乘马车去官厅上班。他靠着自己的天分，也凭着妹妹安娜的丈夫卡列宁的关系，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有着一个既体面又薪金丰厚的位置。任职三年，他获得了所有人的好感和尊敬。因为他首先有自知之明，待人宽厚；其次，他对人一视同仁；再者，最要紧的是他对职务很放松，不犯错误。

奥布朗斯基到了机关，换好制服，走进办公大厅。他的工作从几句笑话开始，分寸恰到好处。下午两点钟进餐和休息时，他的朋友列文来访。列文向他打听谢尔巴茨基一家的情况，他告诉他的朋友如果想见到谢尔巴茨基一家，就到动物园去，他们四五点钟在那里溜冰。

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后就分手了。

列文此次来莫斯科，为的是向吉提求婚。列

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老贵族，彼此感情深厚。他以前经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，对他们全家，特别是对他们家的姑娘有了感情。现在，他这个出身贵族而且富有的男子，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，别人认为很容易，但热恋中的列文将吉提视为十分完美的姑娘，而自己是个凡夫俗子，不敢想象结果会怎样。为了看见她，他曾经几乎天天晚上进出交际场。但两个月后，他忽然丧失信心，匆匆离开了莫斯科，回到自己的农场，但爱情使他寝食不安，她愿不愿做他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他感到无法再活下去。两个月后的今天，他终于不再迟疑，下决心来莫斯科向她求婚。

下午四点，列文来到动物园，看到了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，便感到了自己的心跳。他向溜冰场走去，越想镇静，可越是紧张。当看见溜冰场中的吉提时，他竟害怕得想逃。他竭力克制住自己，向她走去，像面对太阳似的，不敢向她多看一眼。

“溜冰大王，冰面不错，快换上冰鞋！”吉提的堂弟对他叫道。

“我没有溜冰鞋。”列文回答，同时感觉到他的太阳走近了。在转角处，她胆怯地溜过来停在

堂弟的身边。她望着列文，将他认出来，露出胆怯的微笑，向他点点头。她比他所想象的还要美。

“人们都说您是最棒的溜冰大师，真想看看您溜冰，我们一起溜吧。”吉提说。

冰场上，列文充满幸福感。他熟练地溜着，怯生生地接近她。她朝他微笑。她向他伸出手，肩并肩地向前滑去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彼此的手握得更紧了。

“同您在一起，我会学得更快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相信您。”她说。

“您靠着我，我也更有信心了。”但他立刻被自己所说的话惊呆了，脸红红的。

“您要在莫斯科住上一阵子吧？”吉提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这要看您了。”他说，但刚一说完，他便感到恐惧。只见她好像绊了一下，把脚踏了两下，就急急地从他身边滑开了。

“他这人多好，多温和呀。”吉提微笑着望着他，就像望着自己的亲哥哥。

在他们离开动物园时，公爵夫人冷冷地对列文说：“我们很高兴看见您。”母亲的冷淡令吉提很难受，她要挽回一下，便回头向列文微笑着说了声“再见”。

这时，奥布朗斯基来到动物园，与岳母见过

面后，便挽着列文的手臂去饭店。饭后，列文激动地告诉奥布朗斯基，他想去向吉提求婚。

“我有句话跟你说，你认识沃伦斯基吗？”奥布朗斯基问。

“沃伦斯基是谁？”列文的脸色变了。

“沃伦斯基是基里尔·伊凡诺维奇·沃伦斯基伯爵的儿子，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活标本。他有钱，有上流社会的亲戚，是个宫廷武官，很有教养，聪明过人，前途无量。照我看，他狂热地爱着吉提，而且她母亲也很喜欢他。所以我劝你抓紧解决，马上去向吉提求婚。”

列文付了账，回家去换衣服，然后到谢尔巴茨基家去，决定自己的命运。

吉提小姐今年十八岁，初次进入社交界便获得许多年轻人的好感，而且立即出现了两位认真的求婚者：列文和沃伦斯基。

公爵中意列文，但公爵夫人欣赏的是沃伦斯基。在她看来，列文是粗野的乡下人，而沃伦斯基则是个家庭背景良好、有钱、聪明的美男子，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女婿了。并且她已经看出女儿爱上了沃伦斯基。

晚上七点半钟，列文便早早来到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。公爵和夫人都不在，仆人来向吉提通

报，她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都涌到心里，她想到她将多么残酷地伤害一个爱她的人。

“我没按时来，来得太早是想在您一个人时来找您。”他说。他没坐下，也没有看她，为的是不失去勇气。

“妈妈马上就下来。”她不知道说什么，她那恳求和怜爱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。

“我告诉您，我不知道自己会在这儿呆多久，这全都看您了……，我是说……我是说我为这个而来……做我的妻子吧！”这可怕的话终于说出来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说的。他突然停下，望着她。

她感到非常幸福和兴奋。她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的爱情表白对自己有这么强烈的影响。但一刹那，她想起了沃伦斯基。她抬起那双诚实明亮的眼睛，望着他绝望的脸，匆匆回答：

“那不能够……原谅我。”

那一瞬间，她对于他是多么亲近，对于他的生命是何等重要！可是现在她是那么遥远。

他鞠了一躬，刚想走，公爵夫人进来了，接着又来了两人，其中有个军官。列文猜想他就是沃伦斯基，便强忍住心里的伤痛，观察着沃伦斯基：个头不高，有着一张和蔼、漂亮而沉着、坚

毅的脸。从吉提望着沃伦斯基时那闪动着光芒的眼睛看出，她爱的就是这个人。

公爵夫人为列文和沃伦斯基互相介绍后，他们彼此寒暄几句。列文正想走，老公爵来了，看见列文，便愉快地拥抱了他。列文有些不自在，等老公爵一离开，他便没打招呼就走了。这个晚上留给他最后的印象，是吉提回答沃伦斯基话时的那张幸福的笑脸。

二

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，沃伦斯基到车站去接母亲，在车站遇到了接妹妹安娜的奥布朗斯基。他们谈起列文昨晚向吉提求婚的事，使他兴奋起来，他感到自己是个胜利者。

火车到站了，沃伦斯基跟着列车员登上火车，在入口处，他给一位夫人让路。凭着丰富的社交

经验，他一眼便认定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。他忽然很想再看看她，并非因为她长得美，也不是因为她仪态的妩媚，而是因为她经过他身边时，她迷人的脸上的那种特别的温情。当他回头看她时，她也正好回过头来。她那双藏在浓密睫毛下的闪着光的灰色眼睛，亲切地注视着他的脸，随即又移向走过的人群。在这短促的一瞥中，沃伦斯基注意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，一种旺盛的生命力，时而出现在她眼睛的闪动中，时而显现在她迷人的微笑里。

沃伦斯基走进车厢。他的母亲站起来，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儿子。这时门口遇到的那位夫人过来了。

“哦，找到您哥哥了吗？”伯爵夫人问。

沃伦斯基这才知道，她就是卡列宁的夫人，奥布朗斯基的妹妹安娜。

“您哥哥已经来了。”他站起来鞠着躬说，“很抱歉，我刚才不知是您。”

“哦，我可以说已经认识您了，一路上您母亲总是在和我说您的事。”她说话时，那股压抑不住的生气流露在她的微笑中。

安娜下车去迎她的哥哥，然后来向伯爵夫人告别。当她微笑着把手伸给沃伦斯基时，他紧握

她的手，她也大胆地握紧他的手。这样的紧握使沃伦斯基很兴奋。

这时显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人们惊慌地跑过。沃伦斯基和奥布朗斯基去打听消息。一个看路工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没听见火车在倒车，被车轧碎了。他们说，真可怜，有一大家人要靠他养活呢。

“不能替他想点办法吗？”安娜激动地说。

沃伦斯基立刻走下车去，给了那寡妇两百卢布。

出了车站，安娜坐上马车。奥布朗斯基惊讶地发现她的嘴唇在发抖，她竭力忍着眼泪。

“怎么啦，安娜？”他问。

“这是不祥之兆。”她说。

车到家时，奥布朗斯基将妹妹扶下马车，然后驱车到机关办公去了。安娜的到来，使陶丽十分高兴，她一下子抱住安娜：“哦，你来了！”

“看见你真高兴。”安娜说。

看过孩子们后，她们在客厅里喝咖啡，陶丽诉说着自己的痛苦。经过安娜的劝说，她已经饶恕了奥布朗斯基，这个家庭重归于好了。安娜派人送了张纸条给她哥哥，要他中午回来吃饭。

刚吃完饭，吉提来了。吉提是陶丽的小妹妹，

她认识安娜，但不熟，因此有点儿拘谨。可安娜十分喜欢她，称赞着她的年轻和美丽。吉提觉得安娜十分淳朴，然而她那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，却是吉提无法窥见的。吉提请她参加一个盛大的舞会，安娜欣然同意。她们友好地说着话，安娜对她说起在火车站遇见了沃伦斯基。

“祝贺你，我很喜欢他。”安娜说。

安娜没有提起火车站的两百卢布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想起那件事就心烦意乱。她总觉得那似乎和她有点儿什么关系，那是不应当发生的。

晚上九点半时，沃伦斯基来了。安娜一见他，一种快乐和恐惧交混的奇异感觉使她的心一震。他见到她时，脸上显出困惑和惊惶的神色。没一会儿，他便走了。奥布朗斯基说他来是为了打听一下宴会的细节。

安娜愉快地赴约吉提邀请的舞会。她穿了一件黑天鹅绒的敞胸连衫裙，露出她那如象牙雕刻成的丰满的肩和胸，以及圆圆的胳膊、小小的手。更引人注目的是颈项和鬓边的固执的发髻，更增添了她的妩媚。吉提为参加舞会，在服饰和发式上费了许多心思。她穿着一身以玫瑰红衬裙作底的有着繁复花纹的网纱衣裙，头上插着一朵衬有两片叶子的玫瑰花，轻盈地走进舞厅，一切自然

得就像天生如此。

吉提兴奋地观察着四周，当看见安娜的服饰时，她感到自己过去并没发现她的全部魅力。她的魅力在于她本人总是比服装更醒目，最为人吸引的是她本人——单纯、自然、优雅，同时快乐而充满生气。安娜和吉提互相打了招呼。

这时，沃伦斯基走了过来，他朝安娜鞠躬，可安娜像是没看见，将手搭在另一个舞伴肩上。吉提看出安娜是故意不理睬他的。沃伦斯基走到吉提面前，和她约了跳第一圈舞。吉提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的靠近的脸，可她的凝视没有得到反应。直到好多年后，吉提依然为此感到屈辱、伤心。

舞会上，沃伦斯基仅同吉提跳了几圈华尔兹，他没有约她跳玛祖卡舞。当她和—一个无法拒绝的青年跳着舞时，凑巧做了沃伦斯基和安娜的对舞者。吉提看见安娜脸上因成功而兴奋的神情，看到她情不自禁地浮现在嘴唇上的幸福和愉快的微笑，和她那优雅、准确而轻盈的舞步。“是谁使她如此陶醉呢？”吉提想，“是他？”吉提对他望了望，心中充满了恐惧。每当他朝向安娜时，他总是微微低下头，好像要跪在她的面前，他的眼睛里只有驯服和惶恐。这种表情是吉提从没有见过的。

整个舞会，整个世界，在吉提的心里已是一